



山石守着的旧时光

陈明华/文

我总爱每日清晨往丹崖山去，踩着晨光拾级而上；待日头正中，便循着熟稔的路线下山——这条路的尽头，恰好对着泽国中学的老校址。红砖墙依旧爬满深绿藤蔓，只是校门上的字迹换了模样，“泽国三中”四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门前马路边，电瓶车商铺连成一排，蓝色遮阳棚下，老板正弯腰给车充电，漫过砖墙的烟火气，竟与1977年校园里的晨读声，悄悄叠在了一起。

记得读书时，我们也常爬丹崖山，如今它却成了每日相伴的老友。车行至丹崖山附近，黛色山影从水汽里漫出来的刹那，我总忍不住放慢车速——它没有名岳的巍峨，倒像一块被时光浸润的赭石，静静卧在江南的薄雾里，连岩层的褶皱都裹着水的温柔。于我而言，这山从不是陌生景致：1977年毕业前，我与同窗最后一次结伴登山的身影，仿佛还印在石阶的苔藓里。那时，我们的蓝布书包上别着塑料校徽，走在山路上，徽章撞着书包带的轻响混着松风，一路飘向山脚的校园。校门口还没有电瓶车商铺，只有卖糖画的老人，转盘一转，糖丝裹着甜香，能飘到半山腰。

拾级而上时，指尖触到的不仅是湿滑的苔藓，还有少年时的温度。当年在泽国中学读书，我也常踩着晨露往山上跑——不是贪玩，是想在樟树下背完总记不住的《岳阳楼记》。把书包往樟树根上一放，谁先背完，就能赢一块同窗带来的麦芽糖。阳光从叶缝漏下的金斑，曾落在摊开的课本上；山风卷着松针掠过耳畔，竟像语文老师身后催促：“‘浩浩汤汤’的‘汤’要念shāng，别又读错了！”如今再看这岩壁，年轮般的纹路里藏着比课本更厚重的故事——当年觉得陡峭的石阶，早被岁月磨成了温柔的弧度，就像班主任江老师当年皱着的眉头，如今想起来全是暖意。偶尔下山时遇见穿泽国三中校服的学生，背着书包匆匆走过电瓶车商铺，倒让我想起当年的自己：也是这样揣着没背完的课文，往山上跑。山腰的凉亭还是老样子，飞檐挑着几缕云，亭前

的老梧桐树比从前更粗壮了。1977年夏天，我们就是在这棵树下坐着，裹着蓝布褂子，和同学们挤在一起；有人把野花别在领口，有人故意做鬼脸，一片银杏叶正巧落在我发间。如今扫地人的脚步声依旧很轻，混着蛙鸣与流水，恍惚间还能听见当年的笑声——那时有人提议“十年后再来聚”，可后来大家各奔东西，再也没凑齐过。站在半山凉亭远眺，泽国的屋舍仍像绿毯上的棋子；山脚老校址的红砖墙外，电瓶车商铺里的电瓶车整齐排列，我忽然懂了：当年我们总往山上跑，原是早把这山与这校，酿成了青春里最难忘的牵挂。即便学校换了名字，商铺换了模样，这份牵挂也从没变过。

最妙的是雨后，这景象我记了近五十年。1977年毕业前那场雨，下得又急又密，把岩壁洗得格外红艳，像泼了研开的朱砂。我们没带伞，踩着斑驳的山路下山，裤脚沾满雨水却没人抱怨——山涧边发现几株野草莓，大家围着摘来吃，酸得眯起眼，笑声比后来的阳光还亮。如今再遇雨后山景，松针与野果的清香依旧；下山时路过老校址，电瓶车商铺的老板会笑着打招呼：“今天下山早啊！”他口音里的江

南软糯，竟与记忆里老师课后叮嘱“天冷多穿件衣”的声音，慢慢叠在了一起。有人说丹崖山的石头有灵性，我倒觉得，是这山与这校守着时光，把我们背课文、吃野草的青春，都酿成了岁月里的温柔。连商铺前的电瓶车，都像是时光的信使，悄悄连着过去与现在。

太阳升到山顶，我循着下山路往老校址走。红砖墙的藤蔓在晚风里轻轻晃，“泽国三中”的金色大字闪着光；身后的丹崖山裹着薄纱，像极了1977年的模样。当年我们也是这样下山，有人把好看石子塞进书包当纪念，以为告别了山与校，就是告别了少年时光。如今才懂，这每日的登山与下山，原是一场温柔的重逢——与带着青春温度的石头重逢，与裹着少年笑声的风重逢，更与藏在山与校之间那段最珍贵的旧时光重逢。

原来，山石不言，却为我们存着最鲜活的魂。这魂，不在嶙峋的形态，而在每一次抚摸与驻足间，被悄然唤醒的、我们自己的少年时光。

它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就这么静静守着：守着江南的温柔，守着电瓶车商铺的烟火气，也守着我与泽国中学、与丹崖山的半生羁绊。

十里长街

沈文军

我吹出的长笛，在水果摊长出鱼的翅膀，我拉的提琴在理发店打出锄头，畚箕我在石头上，击打爵士鼓我在书店，画出森林的秘境十里长街，我在父亲的手艺中抬起补鞋机，摇面机我在母亲的针线里缝出草帽的款式爷爷称米，温黄平原稻谷飘香奶奶烧饭，沈家里传来鼓声我在汽船埠头等外婆外公背着麻袋，装满瓶罐和橘皮

我的康康舅舅

许玉红/文

斜风细雨的日子里，很适合忆旧。那日凭栏听雨时，突发奇想，让自己姑且聊发一下少年狂，走去一走雨中的小巷，做一回戴望舒笔下那个结着愁怨的丁香。

独自一人漫步老街，不经意间抬头见到了一家叫作“你好童年”的网红零食店。看着橱窗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糖果，猛然间，想起了我的康康舅舅。

我的老家在石塘。康康舅舅是我老家的邻居，因为他和我妈妈同辈同姓，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舅舅。他长得不算帅，可以说有一点丑，脑袋特别大，讲话时带着鼻音，有点瓮声瓮气。看人时眼神虽然凌厉，但那凌厉中总是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仁慈，特别是看到我们这些小屁孩的时候，我总觉得那目光是温柔的。康康舅舅人很聪明，却不善言辞，大人们都喊他“大头康康”！“哦……”他回应得干脆利落，语气中没有丝毫的不快。那时候，邻里关系十分和睦，随意给熟悉的邻人起个宠溺的外号过过瘾，这是一种呢喃而非谩骂，没有一丝恶意。当然，我们这些小不点见到他时，还是要毕恭毕敬地喊舅舅，排资论辈总是要讲究的，不然会被大人们指责没有家教。

康康舅舅家人口众多，他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。他大哥在北京工作，二哥在宁波工作，婚后家安在这边，和我们同在

一个四合院里。家里的两个小孩——云芬姐姐和阿伟弟弟，是我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。康康舅舅的大哥、二哥每次回家探亲时，总会给云芬和阿伟带一些好吃的零食，那是我们从没见过的大城市里的稀罕物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康康舅舅总会慷慨地拿出一些用透明彩纸包装的糖果，分给我们这几个小邻居吃。小时候的我爱哭且寡言，每当接过舅舅递来的糖果时，惊喜之情溢满眼眶，感谢的话语却一句也说不出口，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舅舅的好。这些糖果是我们孩提时难得的珍馐美饌。吃完后留下的彩色糖纸，我舍不得丢弃，把它们折成一个一个闪闪发亮的糖果纸娃娃，盖上一块小花布当被子，装在火柴盒里让他们睡觉。于是，娃娃们就有了一个家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还有孩子——娃娃们的家，是康康舅舅给的。

康康舅舅一生未婚，他没有妻子，没有孩子，没能像糖果纸娃娃一样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年轻时有人介绍他去相过亲，却都未果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一次，别人介绍了下街头的一位姑娘跟舅舅相亲，那姑娘我认识，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很像李春波歌里唱的小芳，但她长相一般，肯定没有小芳漂亮。听说这姑娘的耳朵有点问题，估计是小时候得了中耳炎未及时治疗，影响了听力。本以为这次相亲胜券在握，但遗憾的是，又一次无疾而终，好像是说姑娘家里又不同意了。大人们都替康康舅舅愤愤不平，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就因为外表稍微逊色了一点，婚姻之路走得如此艰难。那时的我、小芬姐姐和

阿伟弟弟，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想握紧拳头去揍那“小芳”一顿的冲动。儿时的我不懂得爱情和婚姻的真谛是什么，长大后的我常常在想：石塘被誉为“东方的巴黎圣母院”，当时老家小镇上如果真的住着一位名叫艾丽丝拉达的姑娘，那我愿意我的康康舅舅变成卡西莫多，去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日子在指间悄悄地流逝，墙角的栀子花依然静静开放，康康舅舅依旧单着，他身边的人却开始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。先是他的二哥、二嫂和弟弟因病英年早逝，几年后，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不久也离世了。康康舅舅在白发人送黑发人、黑发人送白发人的轮回中慢慢老去。

前一阵子，跟着妈妈和姐姐因事又回了一趟老家。在街上，我们碰到了康康舅舅，妈妈和舅舅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，十分激动。妈妈指了指我和姐姐，问他还记不记得我们，舅舅一下子就喊出了我俩的名字。我抬头看向他，发现舅舅已是满头白发，看着他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，那孤瘦的背影在夕阳下越拉越长，显得格外的孤独与苍老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酸楚。

有些人的生命像糖果，甜了别人的童年，自己的岁月却慢慢融化在寂寥里。

康康舅舅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这背影在我心中，永远定格成了一幅难以释怀的画面。我的康康舅舅，愿你余生安好，岁月无恙！

生命之秋

杨光武/文

秋天，是个美好的季节。天高云淡，金风送爽，瓜果飘香，稻黄鱼肥；秋天，是诗，是画，是歌，更是一种踏实而温暖的生活。

夕阳西下，我居住的水乡泽国，天空被染成一片融融的橙红。万物沐浴在温柔的秋光里，我斜靠三楼窗口，任凉爽的秋风轻拂脸颊。望向窗外那片空旷寂静的田野，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美好漫上心头。视线不经意地掠过屋角，那株银杏树的几片黄叶正从枝头旋落，如翩跹的蝶。我知道，秋天早已沿着季节的脉络如期而至，悄然走进了我的世界，也照进了我的生命。

蓦然回首，在温岭泽国这个江南水乡，已度过了三十年的光阴，而生命也已跨过人生的五十多道门槛。也就是说，已进入人生的秋天。

四季有秋天，人生有中年。春夏秋冬，春的花枝招展，夏的火热激情，秋的诗静致远……进入秋天，万物不再张扬，少了些蓬勃，多了一份沉稳和安详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走过年少轻狂，熬过青春时光拼搏奋斗的风雨，由懵懂走向成熟，进入中年，不再任性冲动，成熟稳重了不少。

人到中年恰如秋，秋天的阳光少了夏天的毒辣，温暖和煦，晒在身上，仿佛身体注入了沉静力量；秋天的落叶，飘飘洒洒，诗意静美，由绿到黄，每一片都写满风雨沧桑，像极了我们中年人，脸庞早已褪去了青涩与稚嫩，双鬓不知何时已染上风霜，眼角悄悄爬上了鱼尾纹，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喜欢安静独处。人到中年，已明事理，领悟人生，接下来的日子，越活越明白，像秋天那样明亮通透。不再在意别人的眼光、别人的评价，生活中也不再想着争名夺利，凡事不再计较，更在意的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与家庭的幸福和睦。

人到中年，看淡了世间许多，内心显得格外平和与平静。日常生活中，开始尝试放慢脚步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向内修剪生命的枝杈，专注于真正重要的滋养。难忘的童年、火热的青春，几十年来的岁月已成往昔，曾经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。再回首，真的是岁月匆匆，时光荏苒，一切仿佛就在昨天。

人到中年恰如秋！从此生命褪去浮华，无论是在人生中的这个秋天里满载而归，还是心愿未了，都要努力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。站在中年的时光里，用一颗淡然的心，赏秋日的静美，用一颗平常心，接纳一切事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淡泊名利，珍惜目前拥有的，做好中年的自己，凡事要不急不躁，在人生的四季里，爱上中年，愿迈进中年的你或我，在如秋的中年时光里，活得精彩，笑口常开，在平淡的日子里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！

或许，生命的丰饶，不在于占据多少风景，而在于读懂了多少秋天。

秋风，秋阳，秋景，身处这澄澈的秋光里，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感慨。我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，从三楼的窗口移步，信步下楼，走向那片田野，走向秋天的深处。秋风微凉，天空高远，落叶斑斓……这一切，都让我对秋天的意境愈发沉醉。其中那份舒爽的明亮、空旷与美好，仿佛正是生命在此刻最契合的写照。

秋登元宝山观霞

眼底。夕阳的笔触在天青色的帷幕上肆意挥洒，仿佛汇聚了天地间最明媚的色彩，将万物渲染得闪亮而浪漫。它的光芒是流动的，先是耀眼的赤金，渐渐晕染出浓郁的绛红、温暖的橘黄，暗处还氤氲着柔美的粉紫，好似一位妙手天成的化妆师，为每一朵云都补足绚丽的底色，打上透亮的高光，勾勒出烟霞生辉的轮廓。

漫天的霞光与彤云，便在这光与影的变幻中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：时而龙飞凤舞，时而万马奔腾，时而憨态可掬，时而又如浪涛滚滚，卷起千堆雪……落日渐渐西沉，浮云恍如仙山与宫阙，聚拢又散开，在烟霞与云海中的任意飘流。远远望去，竟似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写意山水画，藏着江南的烟雨、大漠的黄沙和海市蜃楼般的景致，如梦似幻，我沉醉其中，竟生出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”之感。

“日落西南第几峰，断霞千抹抹残红。”当落日与远方的地平线相接，云海浩渺，弥漫至山谷，悠悠然越过辽阔的海面和起伏的岛屿，如烟霞飘向曲折回旋的东海滩，在莹白的水面上流连徘徊。偶有渔船晚归，远处乐清湾的灯火如星辰寥落，隐隐约约，明明灭灭……落霞、云海、小岛和渔家生活渐渐相连，凝成一幅壮阔广袤的

画卷，浮光跃金、渔舟唱晚，和谐而又充满诗意，默默地演绎着岁月的静好。

我与爱人默默伫立，被眼前的巨幅画卷深深震撼，仿佛任何言语，都会惊扰了它那浑然天成的美感。这一刻的山海与落日，是家乡风情的深情献礼，是治愈人间的诗画，是唾手可得的幸运，亦是生生不息的美好与力量……

遥想苏轼当年泛舟赤壁，亦是于江山风月之间，发出了“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的感慨。千年流转，心境相通。此刻，我们立于元宝山之巅，目遇霞光而成色，耳得风吟而为声，这不正是生活最慷慨、最温柔的馈赠吗？我们又何必总是忙于奔波，追逐远方，却忘了那最盛大的风景、最美好的体验，其实就藏于每一次寻常的日落月升、每一次不经意的驻足与回眸之中。

奔赴一场落日与山海，与其说是看景，不如说是一场心灵的涤荡与回归。生活纵然琐碎不断，奔波有时，却总有一些瞬间，让我们心甘情愿停下脚步，重燃对生活的眷恋。愿往后岁月，我们仍常抬头看云、侧耳听风，用心去感受爱。让这自然的光辉与人间温暖，如落日余晖一般，静静洒落心间，照亮前路。